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06
15 April 1988

CHINESE

第二八〇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4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祖泽先生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巴西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

日本

尼泊尔

塞内加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赞比亚)

朱迪先生

德尔佩奇先生

阿林卡尔先生

俞孟嘉先生

布朗先生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布奇先生

加贺美先生

拉纳先生

巴先生

别洛诺戈夫先生

伯奇先生

奥肯先生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8-60478/A

上午10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8年3月29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700)

主席：根据审议本项目的前几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请印度、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和突尼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加雷汗先生（印度）、乔菲先生（以色列）、萨拉赫先生（约旦）、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马斯里先生（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和格扎尔先生（突尼斯）在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孟加拉国代表的信，信中请求邀请他参加就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西迪基先生（孟加拉国）在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1988年4月14日的信，内容如下：

“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伊斯兰会议组

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安萨伊先生阁下参与安全理事会讨论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项目。”

该信函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S/19773 号文件发出。如果没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安萨伊先生。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8 年 4 月 14 日的信，内容如下：

“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马克苏德大使阁下参与安全理事会讨论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项目。”

该信函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S/19776 号文件发出。如果没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马克苏德先生。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成员收到载有由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尼泊尔、塞内加尔、南斯拉夫和赞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案文的第 S/19780 号文件。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载有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8 年 4 月 14 日给秘书长的信函的第 S/19779 号文件。

第一位发言是法国代表，我请他发言。

布朗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和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表示我们对赞比亚担任 4 月份安理会主席的祝贺。我还愿借此机会向我们的同事南斯拉夫常驻代表表示我们十分感激他 3 月份担任主席期间主持会务的方式。

法国对于西岸和加沙被占领领土现已持续 4 个多月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更多人丧生的紧张局势仍然深感不安。

自冲突开始以来，法国政府一贯表示反对只能加深不信任和痛苦并进一步阻挠实现和平努力的暴力和镇压行径。因此，法国政府经常警告以色列当局，要他们履行根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义务。最近，就在“大地日”的前一天以色列决定采取措施隔离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和关闭巴勒斯坦新闻社，以色列的决定破坏了新闻自由。法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如同1月14日一样，我们再次谴责驱逐被占领土上八位土生居民。

法国政府认为，根据有关战时保护平民国际法规定，这种决定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是不允许的，此外，这种决定有可能长期维持目前被占领土上的紧张状况。

这一暴力的持续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必须不遗余力地保证最终举行在互相承认基础上的对话和谈判。但是，为了实现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安全和各国人民获得公正的全面政治解决，必须立即开始谈判。法国仍然认为，召开有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和所有直接有关各方面参加的国际会议是实现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最现实可行的途径。法国政府决心为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作出积极贡献。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4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你的外交才干和已经证实的经验将保证有效而干练地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们的私人友谊和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两国同属不结盟运动成员——使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满意。

我借此机会还要祝贺我亲爱的朋友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佩伊奇大使，他在十分繁忙的三月份里干练娴熟地主持了安理会。

在我具体谈论安理会审议的严重问题之前，我愿在此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七国委员会执行其任务紧密关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所作的努力，同时赞赏委员会主席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艾哈迈德·塔勒布·易卜拉希米先生和诸如阿拉伯国家联

盟秘书长、沙特阿拉伯国务大臣穆罕默德·马苏德先生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等委员会委员在3月30日的会议上向安理会提供的有价值的情况。

到昨天为止，通过第608(1988)号决议已经整整三个月，该决议是在安理会一致通过第607(1988)号决议几天之后获得通过的。

如同昨天一样，安理会今天认为必须对发生在巴勒斯坦领土和其它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最近事件发表其意见；这些事件将使一个已经危急的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安全理事会在第608(1988)号决议中不仅要求以色列：

“……撤消驱逐巴勒斯坦平民出境的命令并确保那些已经被驱逐出境者立即安全返回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而且进一步要求：

“……以色列立即停止把任何其他巴勒斯坦平民驱逐出被占领的领土；”

我们看到，安理会的这些禁令不仅没有得到遵守，事实上，递解出境的作法仍然在藐视《联合国宪章》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机构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第49条已明确地规定，特别禁止将平民从被占领的领土递解出境。

鉴于上述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有义务参加本次辩论，以便再次强调表明，我国政府严重关切以色列最近在被占领地区驱逐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动以及其它的暴力行径，例如摧毁民房，殴打和其它直接与公开违反上述的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非人道行径。

中东冲突已持续四十余年。阿根廷共和国对这一冲突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如此，我也想再次强调指出，过去几个月内发生的事件完全表明有迫切的必要以公正持久的办法解决该地区的冲突。阿根廷共和国担心的是，倘若不这样做，

则这一冲突将具有新的危险的特点，有可能进一步妨碍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会议可以为摆脱目前日益危险的僵局提供适当的手段。如果能够获得所有直接有关各方的参加，同时又以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为基础，这一会议就有可能使该地区人民恢复和平，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他们热切需要和理应得到的。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加贺美秀夫先生（日本）：我真诚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相信，你杰出的领导和外交技巧将使安理会的审议富有成果。

我也感谢你的前任，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大使在担任三月份主席期间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自去年十二月以来，我们一直集中关注着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日益恶化的局势。尽管我们为了改变这一局势做出了一致的努力，但这些领土上再次爆发的暴力显然没有减弱。恰恰相反，暴力似乎正在升级，有可能失去控制。

尽管安理会多次呼吁以色列遵守根据《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不要从被占领领土递解巴勒斯坦平民，但以色列再次采取了这一行动。日本对此尤为关切。

根据秘书长1988年1月21日的报告，特别是他的建议，即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所有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缔约国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说服以色列政府改变其立场，日本曾多次呼吁以色列接受该公约法律上的适用性，遵守该公约的条款。

这些递解平民出境的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公约，这使日本别无选择，不得不要谴责以色列采取此种行动。日本再次呼吁以色列表明它准备尊重国际法，并且以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为其行动准则。

众所周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正在恶化的局势突出表明有必要以公正、持

久和全面的方法解决这一构成巴勒斯坦问题核心问题的冲突。我坚信，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有义务立即做出新的努力，以便打破和平进程中的僵局。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日本准备对有关这方面的一切建设性努力，进行合作。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安萨伊先生阁下。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提出邀请。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旁就座并发言。

安萨伊先生：我感谢你给我此机会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在安理会发言。

首先，我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你的能力与经验将使安理会得以在你的指导下有效地工作，以便面对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挑战。

我也感谢和赞赏你的前任、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大使杰出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严重局势，审议以色列占领当局每天对一个拒绝屈服于占领国的意愿和残暴政策的人民造成的悲剧和犯下的罪行。

与四个月以前相比，现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已成为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最恶劣的恐怖、镇压与压迫的地方。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为反抗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所进行的起义是四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不公正所造成的结果。这不仅仅是为反对压迫性的社会——经济政策或反对不公正的民事管理机构而进行的起义，而是一个人民为捍卫自己的历史家园、捍卫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捍卫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与在自己民族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今天奋起反抗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是巴勒斯坦与中东问题的又一个方面。

尽管国际社会谴责了以色列违背安理会第605(1987)、607(1988)和608

(1988)号决议的文字与精神而采取的压迫性政策，但以色列占领当局正在将其针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政策和行径升级。疯狂的暴力所达到的程度甚至激起了许多以色列人的批评。十分荒唐的是，一位以色列少女因遭一犹太定居者的枪击而死亡的事件竟然导致该地区巴勒斯坦居民的大量伤亡，仅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贝伊塔村一地就有十四幢房屋被摧毁。约翰·基弗纳先生最近在1988年4月9日和11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报道那次事件和以色列占领军的恶毒政策。我相信，所有看过今天的《纽约时报》的人都不会怀疑那位把毒气弹掷入一个已经70岁的无辜妇女的住屋之中以致把她炸死的士兵是怀有谋杀意图的。

如蒙安理会的允许，我将非常简略地援引今天早晨的《纽约时报》：

“‘几百名难民因吸入催泪毒气而在联合国诊所治疗’，救济工程处的一份声明说。‘有几次催泪弹被扔进住房、诊所和学校，其效果特别严重。’

“‘工程处的医生还看到通常与普通催泪毒气无关的症状，救济工程处正在寻求有关这些毒气成份的详情，以便提供适当的解毒剂和治疗，尤其是对最脆弱的人们，例如孕妇、幼儿和老人。’”

以色列占领当局推行的另一项政策是把无辜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境，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第607(1988)号和第608(1988)号决议和禁止以武力驱逐个人与群体以及从被占领土向占领国领土或任何别国驱逐受保卫人士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

对圣地的亵渎以及对作祷告的穆斯林信徒的骚扰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最近于4月1日，伊斯兰最高理事会理事长、圣城大主教、80岁的谢赫·萨阿德·埃丁·阿拉米本人在星期五祷告之后在圣哈拉姆清真寺遭到以色列士兵的袭击。

在这方面，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在上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中，表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对以色列占领军针对聚集的礼拜者和谢赫·萨阿德·埃丁·阿拉米阁下的罪恶侵犯的愤怒和深切关注，这件事激起了全世界10亿多穆斯林的极大的愤慨。

这一切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必须停止对无辜男女老幼使用毒气。必须立即停止驱逐居民。必须停止亵渎圣地和骚扰信徒。为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本身这一切必须停止，为了人类和世界和平这一切必须停止。

就在最近，第17次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于1988年3月21至25日在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安曼举行，会议决定把这次会议定名为“伊斯兰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会议”，作为对他们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中的英勇起义表示的敬意。

那次会议自豪地欢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为捍卫自己的家园和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而反抗以色列罪恶的占领军的英勇起义。会议重申伊斯兰国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直至以色列军队从所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完全撤出的毫不动摇的立场。会议重申拒绝任何无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或忽略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部分或单方面的解决方法。会议谴责以色列的扩张政策和对阿拉伯领土的继续占领，并谴责其侵犯人权的强制措施和为迫使人民停止英勇起义而强加的经济遏制。会议对美利坚合众国忽视巴解组织和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表示遗憾。会议授权其秘书长与联合国秘书长和其它区域和国际组织保持接触，以便贯彻安全理事会第605(1987)号、第607(1988)号和第608(1988)号决议，并确保贯彻《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会议还决定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建立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以表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并向他们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要求伊斯兰国家的传播机构加强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起义的新闻报道，对非成员国的有关当局尽可能施加影响，使之谴责以色列的种族主义罪行，并组织一场谴责以色列并揭露其做法与阴谋的国际公众舆论运动。

我谨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处和成员国，再次在本次会议上重申，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以便迫使以色列停止其扩张主义和恐怖主义行径并接受联合国决议。应当做出更大努力，召开在联合国主持下的、由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关于中东问题

的国际和平会议，以便在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基础上谋求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的全面解决。

最后，我愿表示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阿拉伯民族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我们深信它将获得一致通过——将得到贯彻的普遍愿望。

主席：我感谢安萨伊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阁下，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我愿表示阿拉伯国家联盟对安全理事会向我发出友善的邀请的赞赏。

主席先生，我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你以你的智慧和对于和平与解放的外交承诺著称，贵国也是一样，阿拉伯世界与贵国保持亲密和热烈的关系。我也希望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你的前任、南斯拉夫常驻代表在极为关键的一个月中主持安全理事会事务的方法表示赞赏。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中的局势。这次会议在许多已经得到证实的报导声中召开，在安理会昨天的会议上各位发言者已经详述了这些报导。一些报导和一些有记录的事实确实令人不安，因为它们同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正好不谋而合，整个世界——不仅是各地的犹太社团——正努力记住和回顾大浩劫的教训，因为大浩劫是当代史上最可怕反常现象之一，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选择某一个特定信仰和人民群众作为有系统的歧视、迫害和最终杀绝的对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我们努力汲取过去的教训的同时，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今天却重演着1933年的历史。当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情况。历史上的大屠杀也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而是某种过程的结局。今天，在被占领

领土中肩负着结束祖国被占领状况这一历史重任的巴勒斯坦人正遭受着有计划的残暴压迫、歧视与迫害。

占领当局也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制定自己的行为与目标，企业永远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权利，让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家园中几似变得永远一无所有，排除任何让巴勒斯坦人行使他们自决这一不可剥夺权利的和平方案。这就是那里的局势，而且国际社会也了解到，他们正在对无辜平民使用致命的武装，进行递解出境：把被递解的人简直是抛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似乎以色列维持这个安全区就是用来倒垃圾，以便他们继续违反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

然而，以色列认为它没有违反《日内瓦公约》，因为，它认为自己不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负责，它认为自己不对《日内瓦公约》负责，因为，它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占领国，而实际上是一个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它的所作所为就象它是这块领土的继承人，而它占领这块领土却违反了一切联合国决议、全世界的一致意见及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正是这种矛盾使得以色列一再蔑视安全理事会，因为，自从1967年占领以来，以色列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占领国。这是任何和平努力所面临的根本障碍。

我不想描述正在发生的种种迫害，也不想重新罗列巴勒斯坦人民今天所遭受的一切迫害。然而，同前面的许多发言者一样，我也大为震惊，当一个定居者不幸地被另一个定居者杀死的时候（问题不在于这是有意或无意的），武装的定居者就翻天覆地破坏被占领领土人民的命运，前往那一小镇散布恐惧、制造破坏的奸细们表现出了恶毒仇恨，虽然大家知道这个女孩不是巴勒斯坦人杀的。情况就象事实打破了那些非法的、武装的定居者治安维持会会员头脑中的偏见。正是这种冲击使得这些人更加阴险，表现出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权势集团最丑恶的心灵，执意继续残酷地扼杀被占领领土的民族与人口特征。

我必须在此顺便指出，这次整个起义也使犹太人道主义传统中最优秀的精华得到了表现：世界各地犹太团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艺术家、甚至一些政治家都对以色列占领的行为方式表示义愤，以色列当局自以为它就是犹太传统与犹太命运的继

承者。如果说，过去几星期、几个月的时间暴露和表现了什么，那就是暴露了以色列权势集团的残暴，表现了犹太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与传统。

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次起义，这场解放运动不仅仅使人们重新集中注意中东的核心问题，即巴勒斯坦人权利的问题，不仅仅促进了巴勒斯坦的解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对手们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权势集团推行的非人化进程中解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起义不仅是一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起义，而且是一场全球范围的人类运动。

此外，在上次安理会开会和宣布休会的时候，人们曾希望，通过单方面努力——如国务卿舒尔茨近几个星期所作的努力——挽救中东和平途径的人们将会获得成功。美国在二月份投票否决了一项决议草案。说得缓和，这项决议草案在许多方面并不那么严厉，许多人甚至认为它几乎是不痛不痒的。但是，现在回顾起来，美国所否决的与其说是决议草案的内容，倒不如说是安全理事会的职责与作用，以便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一项努力铺路，在谈到该国的实际外交时，人们对这样的大国必须表示尊敬。

舒尔茨国务卿两次前往该地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审查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但是，不管其动机有多么好，令人遗憾的是，所花的精力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结果，因为与此同时以色列却强化了自己的立场。以色列开始使用某些在现代外交术语中从未用过的词汇，并在这里一再重复这些词汇，比如谈及“苍蝇”以及象“灭虫”一样对付巴勒斯坦居民等等，从而证实和认可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权势集团对付居民的种族主义蔑视态度。

面对这种顽固和强硬的种族主义态度，舒尔茨国务卿发现美国历史上逐渐容忍以色列目标的态度依然是不可能让其顽不化的以色列人作出积极反应的一个因素。舒尔茨国务卿一去一回，他会见了两位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教授，以扩大逐渐采取客观态度的范围，这一下就闹翻天了。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加快了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的辞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同舒尔茨国务卿会面并避

行坦率和开诚布公的对话，因为我们从美国的务实外交经验中得知最好是采取坦率和开诚布公的态度。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让安全理事会成员对会谈的结果有个印象。首先，我要指出，我们的意见分歧并不一定会阻碍继续进行对话。在这一方面，有一个积极的因素。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对我们所关切的某些概念问题已变得比较敏感。美国政府对应当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概念是敏感的。但是，在国际会议的性质、作用和机制方面仍存在着意见分歧。美国的立场倾向于国际会议应当把礼仪和非执行机制揉合起来。我们认为，联合国主持的国际会议应当在若干联合国各有关决议已经明确规定的法律基础上进行，要有充分准备和妥善安排，并规定好任务，以便同时就阿以冲突产生的所有问题进行讨论和谈判。

此外，虽然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我们承认美国对巴勒斯坦参加会议的必要性已采取比较敏感的态度。然而，美国提出的方案肯定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代表团也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正如我在这里经常指出的那样，巴解组织不仅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而且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基础；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未建国之前的精神支柱，在没有公民权利的情况下，巴解组织是他们民族特征的喉舌。基于这一理由，任何企图回避巴解组织代表地位的做法都意味着提出谈判是毫无诚意的，因为巴解组织不作为正式的平等伙伴参加的任何谈判都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同舒尔茨国务卿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第三，也许是更有关的方面是，舒尔茨的计划设想一个过渡时期，而后就领土的最终地位进行讨论和谈判。我们对此持不同意见，因为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是不能谈判的。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这一问题也是不能谈判的。我们要谈判的是确定撤出的结果，阶段划分以其条件。我们不会就巴勒斯坦人是否有自决权的问题进行谈判；我们不会就以色列是否应从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的问题进行谈判。我们要谈判的是联合国各项决议在其各方面已经规定的结果。换句话说，谈判是人们希

望的实现和挽救和平选择的方法。然而，谈判并不象钓鱼那样是发现结果的途径，谈判是确定如何为结果作出安排的途径。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一再反对这一概念，那就是在被占领领土上以色列是一个占领国。由于这一绊脚石，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以色列不承认自己是占领国，因而不对《日内瓦公约》及其规定的国际法负责任，那么安全理事会就会总是感到自己受到掣肘，甚至变得瘫痪无力，不能促使以色列遵守安理会的意志和决议。

如果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能够不受联合国组织必要的道义、政治和外交干预的牵制追求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目前美国的立场面临着总统竞选运动的不可避免性，在这场总统竞选中，我们听到某些总统候选人相互竞争，看谁能够使沙米尔先生更大胆地坚持其不妥协立场和残酷地对付局势，那么以色列也许想它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追求其使巴勒斯坦人失去进行合法斗争的能力的目标。

但是，让我最后指出，当起义的内部领导人要求店主在特定时间营业，而以色列占领当局却要他们停止营业并强迫他们在另一个特定时间营业的时候，当拉马拉和纳布卢斯的商店在以色列占领当局的逼迫下营业时，这些商店门虽开着却无人照管，没有人进去买卖东西，然而，在被占领土没有发生一起抢劫事件。

目前在被占领土各级正在开展纠正行动，这一纠正行动纠正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中心地位的注意力，它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结束一切形式的占领的决心上。它开始纠正我们的对手，他们在看到以色列当局的明显的暴行之后也许会试图再坚持其内心的人道主义和敏感性。

主席：我感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的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迪基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感到自豪和高兴，这不仅是由于你高超的才能和个人品质，而且因为我国人民对贵国——赞比亚怀有深厚的感情。

同时，请允许我赞扬你尊敬的前任、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大使，他在上个月出色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他得以证明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信赖他是正确的。

不仅使我，而且使所有在座的人，甚至使这些会议厅以外的人感到痛心的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决定对理智的明智的声音充耳不闻的实体的可耻和轻蔑的行径无动于衷、束手无策。最糟糕的是，这个实体认为无视它本应该从其自己不幸的过去吸取的教训是正当的。令人遗憾的是，它甚至在这个时刻拒绝看到灾祸的不祥之兆。对我们大家来说，后果将是可怕的。

今年，迄今为止安理会已经开了六次会议，审议我们今天开会审议的议题。这个受人尊敬的机构、各国要求和平的愿望的化身通过了第607(1988)和第608(1988)号决议。我们都知道这些决议的内容。我们对以色列政府完全蔑视这些英明的要求感到迷惑不解。最近它不仅又非法地把8个巴勒斯坦人驱逐到黎巴嫩南部，据报道它已变本加厉地决定把另外12个人驱逐出境。

将无辜平民从其家庭和家园驱逐出境不是以色列当局犯下的唯一罪行。我们只要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翻开报纸或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机，我们就可以读到、听到和看到巴勒斯坦人民悲惨的遭遇。我们怎样才能向儿童们解释：我们决定消除、并声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数百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而已经消除的法西斯主义却仍然残存下来，并被人容忍？我们如何向巴勒斯坦儿童解释我们对于他们的苦难无动于衷？

昨天，我们尊敬的同事和兄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特尔齐大使评论说，我们也许在地图上找不到被占领领土上的一个小村庄贝伊塔。但是，现在贝伊塔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就象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格尔尼卡一样，它是人给人能够带来什么恐怖的典范。我们现在知道那个以色列女孩是怎样被杀死的。我们对她的不幸死亡感到极为遗憾。但是，我们对以色列当局一面提出诬告，一面在该村庄大施暴行的作法感到反感。要想一一列举以色列犯下的罪行，时间是不够的。以色列必须知道，对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开枪，夷平房屋，切断食物和饮水的供应，不仅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而且剥夺他们的人的尊严，这些行径甚至不能使以色列为其朋友们喜爱。

亵渎圣地，骚扰伊斯兰教徒，尤其是以色列当局对伊斯兰最高理事会董事长阿拉米采取的行动（他在耶路撒冷圣哈拉姆清真寺遭到攻击和殴打）使我们大家感到震惊和愤怒。我不能想象以色列人民自己会赞同那些声称代表他们的人犯下的镇压行径。巴勒斯坦人一起站了起来，进行独一无二的消极抵抗。我相信，越来越多头脑清醒的以色列男女老幼将同巴勒斯坦人一起从事这一光荣的事业。

但是，安理会必须做什么呢？它能够无动于衷吗？当然时间最要紧。每天，悲剧继续发展。安理会必须加紧行动，以确保以色列遵守1949年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如果特拉维夫不听从安理会的正式决议，所有成员有责任单独地和集体地试图说服以色列当局举止要更为人道一点。

接着，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本质。必须找到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方法。第一步将是根据大会第38/58^C号决议召开中东国际会议。仅在上个月北欧国家外长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孟加拉国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道路，因为我国人民比别人更加了解被占领的痛苦。但是，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代表巴勒斯坦人出席这样一个会议，否则，所有这些努力将一事无成。我们赞赏秘书长在和平事业中所作的努力。我最后祝愿和平事业获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俞孟嘉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对您——友好赞比亚的杰出代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本月份安理会的工作会受益于您的活力、才能和丰富的外交经验。中国代表团愿在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的时候同您密切合作。

我们也要对佩伊奇大使阁下成功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工作表示诚挚的谢意。

自从去年十二月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爆发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全民性起义以来，安理会已数度开会审议被占领区的局势，并相应通过了三个决议。这三个决议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谴责了以色列当局在占领区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政策

和行为，责成以色列作为占领国遵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责成它停止驱逐巴勒斯坦人。

然而令人愤慨的是，以色列当局以其惯有的蛮横态度，置这些决议完全于不顾，继续强化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和屠杀，甚至公然宣称，要把巴勒斯坦人象“蚱蜢”一样加以粉碎。结果是，更多的巴勒斯坦人遭到伤亡，更多人被拘留和驱逐，形势进一步恶化。对以色列当局的这些横暴的政策和行为，安理会有责任加以谴责并作出有力的反应。

全世界都看到，巴勒斯坦人民并未被以色列的暴力所吓倒，他们的全民抗暴斗争在继续向纵深发展，以其持久的强大威力冲击着以色列的占领统治，并向全世界显示，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军事占领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民族权利的目标是一定要实现的。

被占阿拉伯领土局势的发展和恶化，迫切要求安理会进一步采取更有效的行动，迫使以色列当局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立即停止对被占区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和驱逐，保护他们的人身和生命安全，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应以新的、更大的紧迫感采取个别或集体行动，积极推动中东的和平进程，寻求中东问题包括其核心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中国代表团相信，召开一次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会议是寻求实现中东和平的有效途径。根据以上这些考虑，中国代表团支持六个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

今半一月二十八日中国代表团在本理事会的发言中曾指出，中东“维持现状已不可能，拖延下去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事实正是如此，全面、公正、合理解决中东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了世界和平，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努力，扭转由于以色列加紧镇压而导致的危险局势，推动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进程，中国愿与各国一起为此作出努力。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约克·冯瓦腾堡伯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愿同大家一道祝贺

您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们完全相信你的长期政治经验，以及你将用于指导安理会工作的客观和积极的方式。

我还愿真诚和热烈地赞扬佩伊奇大使的高度责任感和不懈的个人努力，这些都是他在三月份中完成指导安理会极为繁重的工作的任务时所表现出的特点。如蒙南斯拉夫代表团把这种赞赏转达给他，则将不胜感激。

目前，我们的辩论的焦点是1987年12月8日开始在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爆发的严重动乱。迄今已经四个多月了，这些动乱仍有增无已，形势极为严峻。这些动乱显然是自发的，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这些动乱构成人民的起义，从而使情况更为严重并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这一起义不可同外来的针对以色列的突击或恐怖行为相提并论。这次起义是人民的反抗，因为年轻的巴勒斯坦人面对着失去一切希望的可怕前景。被占领领土上的镇压行为和定居政策进一步使紧张局势恶化。

在以色列境内，普遍存在着对被占领土事态发展的严重失望和深切关注。在那里采用的办法，特别是严重的暴力行径使许多以色列人发问：以色列的民主标志着什么，根据以色列的安全要求这些措施是否合理。

同样，在以色列境内，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要打破现状。被占领领土的现状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自去年12月开始以来发生的动荡的最严重根源在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均缺乏任何前景。为解决问题做出的一切努力均未获得进展，由于对此失望年轻人感到痛苦和绝望。

只有通过全面解决根本的政治冲突，才能使被占领领土的局势有效而持久地好转。这种解决方案的最基本内容是以色列在安全和获得承认的边界内存在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和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我们和我们欧洲的伙伴们仍然认为，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国际会议是推动和平进程最适当的办法。

近几个月来，安全理事会在其第605(1987)、607(1988)和608(1988)

号决议中一再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1949年8月12日通过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秘书长在其1月21日关于被占领领土局势的报告中认为，遵守《第四项公约》是结束被占领领土上违反人权现象和缓和局势现有手段中最为有效的办法，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看法。

以色列不顾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再次使用驱逐出境和诸如最近拆毁住宅的集体惩罚手段，我们对此深感遗憾。这些措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此，我国政府再次紧急呼吁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适用《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并严格遵守其规定。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并相信，你广泛的经验，外交才干和其它卓著的个人品格将使你能够有效地主持安理会会务。

我还愿深深感谢你的前任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佩伊奇大使，他在上月为圆满完成安全理事会十分繁忙的工作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来自被占领领土的报道表明，以色列加剧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被捕，广泛实行宵禁；违反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驱逐平民出境，示威者遭枪击，结果，被杀和受伤人数数以百计。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大量证据表明除使用摧泪弹以外还使用了另一种产生不同症状和具有更强烈损伤力的气体。

巴勒斯坦人民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他们一贯反对以色列占领和争取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斗争和几十年来的暴力和迫害都无法摧毁的决心继续在我们苏联人民中间激起敬佩、同情和声援的感情。

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占领者的军事力量和无端的残酷武装镇压、都不能熄灭人民渴望自由的火焰。这是条公理，西岸和加沙的人民起义再次证实了这条公理的正确性。

我们认为，摆脱目前局势的办法只有一条，即通过一种新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在这里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样应该成为决定政策的主要手段。解决近东问题办法不应依赖武力，不应依赖镇压，而应依赖谈判和务实的平等对话。

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的一篇讲话。他最近在莫斯科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戈尔巴乔夫先生在表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无私斗争的同时，解释苏联关于解决方法实质内容的观点时说：

“解决办法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以色列部队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叙利亚戈兰高地撤出。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人民得到保证享有的同样程度上享有自决权。巴勒斯坦人如何使用这一权利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实现这一解决办法最为有效的手段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会议。其法律依据应该是，与会各方承认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效力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包括自决权利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

“冲突有关各方的代表将参加这次会议，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及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会议将提供多种方式供与会者接触与合作。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主要是创造建设性的气氛，使会议上的谈判过程得以进行，为此目的，这些国家特别是可以集体或单独地提出方案和建议。

“给与会者的邀请将由联合国秘书长发出。

“苏联将不反对采取临时性的步骤与阶段，逐步实现全面解决。然而，除非这些步骤和阶段有助于实现会议的最终目标，否则不应在会上予以审议或执行。”

综上所述，苏联提出的办法显然是要考虑到冲突有关各方的观点和利益。我们应集中考虑利益的平衡。显然，不考虑照顾到所有有关各方——即包括巴勒斯坦

人在内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利益而试图达成解决办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僵局，因为这违背了历史的逻辑和教训。

实现中东局势正常化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停止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因为由于冲突和交战各方现已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和长射程导弹，该地区的军备竞赛状况已发生了变化。

苏联一贯促进公正和全面解决阿以冲突。我们准备与参与这一和平进程的所有方面进行建设性的合作。联合国拥有充分的权威和必要的机会，能够为中东问题的解决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为此目的，安全理事会应立即着手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和开动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机制，首先创造最基本的条件，即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我们认为，鉴于这一委员会将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组成，因此可以消除妨碍召开这一会议的诸多障碍。我们相信现在应真心实意，认真和诚恳地使中东问题解决的进程走上康庄大道，准备并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我们认为，现在有许多机会摆脱中东地区各种事件的恶性循环。我们希望安理会将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通过全面解决的方式开始真正走向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我们也相信，安理会此次在此对被占领领土局势的审议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苏联代表团支持不结盟运动的六个成员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谢谢苏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伯奇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由你来主持会议。我们知道，安理会的工作和审议正由最佳人选来主持。我也感谢你的前任、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以极大的才干和决心带领我们度过了极为繁忙的一个月。

自安理会去年12月通过第605（1987）号决议以来，近四个月时间过去了。这一决议除了别的内容外，还呼吁以色列停止其践踏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政策和行径。三个多月以前，安理会通过了第607（1988）和

第608(1988)号决议呼吁以色列停止将巴勒斯坦平民自被占领领土递解出境。

自从通过上述决议以来，事态的发展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在许多方面有所恶化，的确令人失望。不仅对我国代表团是如此，我想对在座的诸位也是如此。

对被占领领土上的平民采取的野蛮和往往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动的详细情况已有广泛报道。这些行动已导致死亡、严重的肉体伤害和大规模的蛮横拘留。由于残暴镇压的政策，由于当局依然无法保证治安部队适当地克制，不分年龄与性别的平民，广泛地遭受痛苦，这使世界舆论震惊和厌恶——这是理所当然的。占领国已公开宣布了其政策的性质与目的，即通过对平民使用武力来镇压反对派，这就使得这种政策倍加令人憎恶。

被占领领土上带有武器的定居者对当地居民的挑衅并往往是致命的行径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集体惩罚的作法，包括拆毁民房，已变得更为司空见惯。不顾安理会第607(1988)和第608(1988)号决议而再次采取了递解出境的作法，而且预计还会有更多人被递解出境。对当地人口采取了蛮横的经济措施，造成了困难与痛苦。

安理会早已指出，占领当局的这些措施是不能接受的。这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和非法的，无异于政治上自取灭亡。1949年的《第四个日内瓦公约》的宗旨就是使被占领者不会遭受和占领者不会采取诸如此类的虐待和屈辱手法。

以色列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不仅有充分贯彻其条款的法律义务，而且也有保证其占领符合《公约》所载标准的道义义务。

以色列在我们的眼中占特别的地位。在本世纪上半叶，犹太民族深受专断统治、暴力、歧视和种族灭绝企图之害。他们被剥夺了在自己土地上的平等地位。数百万人被迫害和追杀至死。以色列的建立是要使这块土地上不能也不会发生这

种可怕事件。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今天竟然听到这以往的不容忍的回声，冷酷地相信强权即公理，是很痛苦的。我们这样判断以色列是因为我们对它的期望高于对其它没有象以色列那样的历史、苦难和首先是它伟大的道义基础的国家。

因此，安理会再次呼吁以色列注意安理会对被占领领土局势的严重关注，并且不仅表示安理会渴望结束目前的暴力，而且希望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引起目前暴力冲突是正确的。安理会为此目的所做的工作经常被忽视和抛在一边。在有关这个议题的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3月30日的会议——以色列代表呼吁安理会放弃空谈，为和平解决而进行工作。我谨向他保证，安理会对这个主题已经说过和将继续说的话不仅是空谈。这是和平希望的表示——他的国家需要和渴望的同样是和平。这一和平不能通过在被占领领土中的镇压实现。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开始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我将把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首先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布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与我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的主席。在我担任我国在安理会的代表的这些月中，我已有机会欣赏到你的外交技巧、你对我们程序的了解和你丰富的经验。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担任主席也因为我们两国间存在的友好关系和联系。

我也愿对你的前任——佩伊奇大使，一个具有极高业务能力和杰出品质的人，表示我们深切的赞赏，他出色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3月份的工作。

如果我国对审议中的决议草案持赞同立场，任何人都不会感到惊奇。我们今天的立场符合我们过去对被占领领土中悲惨局势的立场。这些领土的问题至关重要。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这确实是中东危机的核心。

过去五个月的事件证明，拖延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行的。

我国已经表示了赞成政治解决的观点，它应当从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和平会议中产生。 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也表示它们一致支持这一事态发展。

意大利认为，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参加的国际会议必须找到冲突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 也就是说，会议应该既保证以色列在安全、得到公认和保障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也保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包括自决权和自决权所意味的一切权利。

同时——这是我们的设想的合理结果——以色列作为占领国，必须在被占领领土中遵守1949年8月12日的《第四日内瓦公约》规定的行为准则，就象秘书长在其1988年1月22日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S/19443)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今天审议的决议草案(S/19780)反映了我们的这些考虑，因此我们将投赞成票。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将把载于文件S/19780中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尼泊尔、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南斯拉夫、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4票赞成，1票反对，无弃权票。 由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奥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们满意地看到由你担任主席。请允许我指出，我们对你的技巧、公正、经验与智慧充满信心，我们期望在整个月中与你一起工作。也允许我感谢坐在我左边的你的前任，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大使，他精力充沛、方式高明地指导了我们上月份艰巨的工作。

美国今天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有人再次想要让安理会以特殊的方式介入错综复杂的中东问题。安理会的面前有一份决议草案的案文。正如我国政府以前就注意到的那样，这一案文既无助于缓和被占领领土的紧张局势，也无益于促进和平事业。

自从去年12月暴力爆发以来，这是第5次要求安理会开会讨论被占领领土局势问题。美国对《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适用问题和原则上反对递解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并没有变。然而，正如我们在2月1日投票反对另一项类似的决议草案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如此频繁地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是同安理会的权威与威望不相符合的。今天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同2月1日的决议草案一样，是多余的，不恰当的，草案广泛全面地谴责以色列，缺乏起码的平衡；草案中没有包括呼吁或要求平静的内容。

安全理事会成员知道，美国正在同直接有关的各方进行一场重大的外交努力，争取在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之间开始进行直接谈判。美国已经提出了一项建议，我们认为，这是一项现实的、建设性的建议。该建议是阿以冲突政治解决的最大希望。它将导致实现一项全面的解决，保证以色列和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支持这一努力。我们也要求安理会不要夸夸其谈，不要搞那些没有积极意义，只会阻碍找到中东和平途径努力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

你、一个与阿尔及利亚有着团结与密切合作关系的兄弟国家的代表，主持安理会4月份的工作。我深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工作定能取得大家满意的结果。我也愿向我们的朋友佩伊奇大使表示敬意，他出色地完成了上月份的工作。

我想，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南非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注定要成为美国否决的牺牲品。人们已经谈到了安理会束手无策的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滥用否决权。2月1日，犹太复国主义把那次否决看作是一种鼓励和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迫害的邀请。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每一次新的侵略都在征服新的领土方面造成新的既成事实。看一看该地区的地图上自1949年以来的变化，就可以看到那样历次的侵略和领土掠夺。

去年12月22日，安理会在讨论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问题时，通过了第605(1987)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

“采取一切可能办法对被占领领土当前局势进行研究，并不迟于1988年1月20日提出报告，其中应就确保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和保护这些平民的办法，提出建议”。

安理会在下一次会议上以秘书长报告作为基础讨论了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和他们的未来的这两方面问题。2月1日，安理会又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和第605(1987)号决议进行了一次辩论，并且近乎一致地达成了初步的协商一致意见，呼吁遵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并表示迫切需要达成冲突的全面解决。

美国2月1日的否决不仅表达了一种与任何国际社会所商定的立场相反的态度，而且是鼓励特拉维夫当局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推行灭绝政策。以色列实行屠杀、进行大规模监禁、使用毒气、炸毁房舍、把巴勒斯坦平民从其家园驱逐出境的结果是：200人死亡，5千人被监禁，并进行一连串的递解。

自从2月1日以来，国际报刊就此问题发表了许多关于情势恶化和特拉维夫当

局受到鼓舞的文章。曼彻斯特《卫报》1988年3月18日发表一篇文章，我想简短地引述如下：

“意大利耶稣会刊物《基督教文明》说，有些以色列士兵‘所采取的行动，用不人道一词来描写已经算是婉转的了’……”

“‘面对当前的这种惨况，人们不由地联想起另一次更加恐怖的罪行，在那最残酷的迫害时期，犹太人民似乎注定了要在‘最后解决’的淫威下被消灭，但他们终于渡过了难关’”。

我想，这段描述不需要我作任何的评论。

讨好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态度竟然导致新闻媒介完全封锁了阿拉伯国家部长们就这一问题在华盛顿和纽约举行一系列会议和讨论的新闻报导。

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主题是如何尊重作为文明社会基础的那些法律和原则的问题，国际社会在创立联合国时是自愿遵守这些法律和原则的。这些法律和原则对全体都是一律适用的。

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中东问题需要一项全面和公正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能够参加的国际会议，来实现这一目标。正如秘书长正确指出的那样，也必须在安理会这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原则。

在这里我想要问一问：为什么某些国家依然对自决权漠不关心；它们为什么只在东西方对峙的范畴中利用这个问题？美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最基本权利继续采取消极的态度，我们对此深感遗憾和惋惜。2月1日所采取并经今天重申的立场只能看作是阻碍公正和持久地解决构成巴勒斯坦问题核心的中东问题。

巴勒斯坦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生命力和活力足以使人无法妄想在任何谈判中把他们藐视或把他们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残酷无理地反对该决议草案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使安理会丧失其根据《宪章》发

挥其应有作用——建立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并进一步阻碍通过召开一次大家都强调是真正和平的有效基础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以便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们人民在占领之下的毅力表明了我们在这里的毅力。我们丝毫也没有感到沮丧，我们没有对安理会失去信心。我们感谢安理会的十四个成员采取坚定的立场。如果美国政府决意与众不同，那是它自己的事。一箱苹果里总有一个烂的，也许它自己也是这样看的。

所发生的情况并非出乎意料。一个以不尊重和狂妄的态度对待大会和国际法院的政府，一个向全世界宣布“不管什么法律义务。我们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政府是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料想到这个政府干出更糟的事情来，它阻碍法律进程，破坏争取和平的协商一致意见和努力，并极力阻碍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美国代表说他的国家信任你——安理会的主席，这是多余的话，是空话。我们所需要的是对安理会的信任。主席是安理会的代表，我们在这里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私人的问题。

美国尊重安理会到什么程度呢？美国尊重《宪章》到什么程度呢？美国在多大的程度上真的认为自己是这个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因而应当对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作出反应呢？

美国代表是这样说的：

“正如我国政府前几次指出的那样，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文本无助于缓和和被占领领土上的紧张局势，也不能促进和平事业。”（同上，第56页）

自12月份以来，关于我们人民光荣起义的问题一直摆在安理会面前。也许美国代表会告诉我们，除了向占领国提供更尖端的毒气和数亿美元，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保护之外，他的政府也促进缓和被占领领土上的紧张局势。美国政府做了什么来缓和紧张局势呢？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它如何计划来缓和紧张局势呢？

这就是一次挑战：让我们来听听美国代表明确地说，“美国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美国承认这个民族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一权利。”我知道他不会这样说的。他不可能这样说，因为国会的记录中记载着美国说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不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这样，美国代表到底给我们谈什么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呢？

可是，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多余的话，那是空话。当安理会确认亟须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场冲突的时候，什么是多余的话呢？也许说：它们不会再运送更多的新型的尖端毒气和机关枪，也就是多余的话。

美国政府通过其立场破坏了《宪章》的宗旨。也许这就是它所想要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听到这个政府表明它不想破坏《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获悉，自从暴力发生以来，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处理这个局势。如果不到安理会来，你们认为应该上哪儿去呢？设立安理会是为了什么？它的使命是什么？

他说，自从12月份以来，安理会开了那么多的会。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为了审议以色列人暴行引发的事件，安理会曾经开过数百次会议。我是不是可以提醒他不要忘记1978年，1982年和所有那些时候，有时安理会甚至不得不在凌晨4点开会？

我们怎样才能维护安理会的权威和威望？只有尊重它，尊重国际社会的愿望和意志，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获悉，美国正在与直接有关方面进行重大的外交努力，试图开始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直接谈判。我认为，提出这种说法的人真是一个天才。美国正在试图“开始”，开始什么？开始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直接会谈。我的上帝，我们正在谈的是正在扔石头的巴勒斯坦人，许多巴勒斯坦人被杀害，以及巴勒斯坦妇女由于吸进毒气而失去婴孩。我们却被告知，美国正在想，正在试图开始谈判进程。

我们到这里来究竟为了什么，至少在过去的20年中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我们难道还没有真正开始吗？或者说，美国政府是否一直在做梦，所以没有听到联合国秘书长、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本身所作的一切努力，我们是否完全忘记了整个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过去开展的有关争取全面和平的活动吗？或者说，所有东西都一下子给忘掉了，现在，美国政府一天早上突然醒了过来，也许看着屏风说，“哎哟，在中东，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问题。让我们开始设法想出个如何才能结束这个问题的办法。”

唉，这太晚了，因为只有一个和平进程，这个和平进程将在这个会议厅进行，并将使冲突的所有有关方面汇集在一起，我们知道有关方面是谁。那些正在用圣地的圣石捍卫其权利的男孩才是主要的方面。如果他们不坐在这个议席上参加和平谈判，那么诸位还能指望什么？把那些拥有军队、枪枝和毒气的人带到谈判桌旁来。

自然，安理会负有责任。它的责任在书中说的十分清楚：维护和平与安全。如果美国认为，安理会的条款不充分，那么，我简直不知道它怎么还能够实际上为和平作出贡献。

主席：这次会议上不再有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1点零5分散会。